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五

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蓋鱨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

荀子大略篇引詩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云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旨作指與毛詩異又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引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唯其當之爲貴說苑
辨物篇亦引詩云物其有矣唯其時矣云物之所
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無皆醇粹
文選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丙穴
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
地名也李善注作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鱒魚然
則嘉魚之名非止訓美也
烝然汕汕鄭箋樔者今之撩罟也釋文撩罟沈旋力
到反盧氏攷證此旋字後人妄增當刪之沈旋是

爾雅音沈並是毛詩音往往致誤案今注疏本沈下無旋字

毛詩序魚麗于留篇後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山有臺次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並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案小序毛公以爲卜子夏所作孔子時六篇俱在子夏自

應見之何以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蓋前後兩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毛公所加之語也又案孔子言詩三百今存者三百五篇不應獨佚鄉飲酒燕禮所用之樂歌蓋此六篇與九夏采薺新宮貍首等篇並在樂經樂亡故詩亦亡耳

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以草蟲為南陔菁菁者莪為由儀緜蠻為崇邱朱氏經義考以為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列女傳引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賢也

燕作讌魯詩異文

埤雅釋木臺引詩南山有臺並說全章詩義云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是爲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而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依臺可覆楊可栽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蓁草以致木蓁小以致大王有
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貢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可以致也光可以榮也又
曰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
賢之盛若栲杻枸楰高大以不朽成於山則王矣
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
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爲弓弩
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
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

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南山此明君
所賴以治者也漆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
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杻可為弓幹以象治軍旅
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喻君所賴以存者也說義
精切深得比興之意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引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
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
得賢以自尊也案既云臺莎草也則莎即是臺又
言臺及莎似有脫誤何承天纂文臺即山莎雖顧

爾雅翼釋草莎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亦名曰夫須蓋匹夫所須也

荀子禮論篇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云彼君子者則有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能教誨之者也

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曾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說苑說叢篇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與曾訓合又周禮夏官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鄭見韓詩傳云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云云又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則韓魯之說義一也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此所引與玉藻相出入蓋古禮之遺文魯韓皆本此爲說也

厭厭夜飲釋文厭厭韓詩作愔愔案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又嵇叔夜琴賦注亦引韓詩愔愔和悅貌又劉向雅琴賦遊乎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亦用韓詩意也說文解字懕安也引詩懕懕夜飲作懕與毛韓並異

劉熙七經中義湛露宴以示慈惠故夜飲不爲過形弓饗以訓恭儉故朝饗不爲速

一朝醻之毛傳醻報也鄭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入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以醻爲酬
與鄭異醻導主又飲以酌賓而酬之正合王肅云
醻報功也悉非毛旨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靈臺詩李善注引韓詩蓁蓁者
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集韻平聲下一先將先切
蓁草貌引詩蓁蓁者莪李舟說皆與毛詩字異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
多言得意也正義據漢書食貨志謂總五貝爲一
朋也引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一百一十

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
貝為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
朋小貝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
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
案爾雅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元貝
貽貝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
險蟦小而橢邢昺疏其文彩小大之殊甚作古者
貨貝是也玩爾雅有餘蚳餘泉之名似是當時用
以代錢者箋疏不當遺此文又案五貝之名新莽

時所定未必即合周時用貝制度不一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並載朱仲相貝經會稽太守嚴助傳之
其經云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
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
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月綬消氣鄣霞伏蛆蟲
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應喙蟬
脊以逐溼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堯懸貝殼於
塢宮文王請大秦貝徑車等穆王得其殼懸於昭

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璣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䗃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燉內殼赤絡是也蝤貝使童子愚女子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員是也

雨則經書則亞此藏貝之名類甚悉文亦有古並
錄於此又案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亦
言朋百朋似可兼龜貝二物
六月序正義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
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
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
爲天子是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
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
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

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
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孝友
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旨又言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
自行王甚孔晁之論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
親行常武王不親行云云又引孫毓以此儲王不
自行鄭說爲長案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昔周大夫

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又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又謂千里之道猶以爲遠此亦以宣王不親行而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此又似以宣王親征劉氏父子同說

此詩而復不同無怪鄭王之徒紛紛聚訟也

我是用急臧氏考正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詁爲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整居焦穫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臧氏考正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於

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府平凉縣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凉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太原汾陽之鄉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必不料之於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考矣案侵鎬及方正義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自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鎬非京師之鎬孔氏亦取王基孫毓之說而於焦穫太原猶涉蒙混得東原先生之辨瞭如指掌矣

元戎十乘毛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本司馬法文史記三王

世家裴駰集解引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詩

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此亦本古兵書爲

言也

博古圖有張仲簠銘曰張仲作寶簠其之金鈇鈗鏷

其𥻆其玄其黃用盛諸受𥞤米用饗大正寘五賓

飨其台飼張仲受無疆福必友飨飶鼎寶張仲畀

受其文古與銘有必友飨飼語可爲孝友之證

蔡卞毛詩名物解芑三物而同名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粱也困學紀聞取之又演爲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分別明晰翰案豐水有杞毛傳杞草也禮記表記引詩豐水有芑五句鄭注芑枸檵也則芑又與杞通矣山海經歷石之山其木多荆芑亦是謂枸杞也

說文解字嗔盛氣也引詩振旅嗔嗔與毛詩作闐異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蠢爾蠻荊云蠢蠢無禮義貌也朱公遷詩傳疏義玁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荊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玁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荊蠻六月采芑兩詩美當時將帥因以見宣王中興之功

集韻平聲上一東龐驡充實也引詩四牡龐龐或从驡柴驡本字龐古文假借字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

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韓作圃與毛作甫不同
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章懷太子注並引韓詩仍
作甫草後人依毛所改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
鄭有圃田依爾雅釋地文亦兼用韓詩也楚辭九
歎王逸章句引詩亦作圃田云圃野樹也與韓詩
經本同而訓又異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
曰狩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獻小
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備兵也當是爲言 行狩傳說四時田與左傳異

又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奕

奕盛貌當是釋四牡奕奕之佚文也

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

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

皆謂諸侯也芾並作紼

說文解字夬所以闓弦者引詩夬拾既次集韻入聲

十六屑古穴切夬弽引之云或从弓通作決

說文解字𢪞積也引詩助我舉𢪞廖文英正字通云

小雅本作舉柴說文改作舉𢶡按批𢶡並从手此聲字形橫直異體從今可也翰案𢶡是本字柴是假借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詠以為不可復得至懷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讙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

於此意

禮記緇衣引詩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矣作允也與

今詩異

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

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鄭箋不說禱字周禮春官

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鄭注杜子春云禂禱

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

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

今侏大字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賈疏今

漢時人仿佅是佅大之字案杜注周禮與毛傳合
說文解字禂禱牲馬祭也引詩既禡既禂則禡與
伯同禂與禱同總是馬祭鄭分而二之並說爲異
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麎麎麋之牝也
釋文祁毛泣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正義
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臧
庸拜經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即樊光也
其詩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鄭作其麎亦用
魯易毛也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𡰈歎驕驂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趫曰驕行曰騃驕音鄙騃音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駓駓俟俟或羣或友與文選注異蓋後人所改說文解字人部俟大也引詩伾伾俟俟皆與毛詩儦儦俟俟不同

仳勞于野毛傳仳勞病苦也釋文仳韓詩云數也案取頻數之義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又引詩曰民之亡辜案儒林志后蒼授蕭望之此是齊詩之學

顏師古匡謬正俗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為古頑反案此詩首章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為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案釋文矜本又作

鰥同古頑反徐又音瘝 冰反篇內矜寡同然則徐
氏亦有棘冰一音其以古頑爲第一音者或見別
本矜作鰥耳
說文解字嗷眾口愁也引詩哀鳴嗷嗷集韻不聲下
五爻嗷字引說文云亦背作嗸
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匡謬正俗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
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
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

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所出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亦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末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鄭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㴱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說文解字鉞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集韻去聲十四太呼外切鉞鐬噦三字同又說文鐬聲也引詩

有識其聲亦是嘆字之異

沔彼流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荀子儒效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引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釋文九皋引韓詩云九折之澤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鶴鳴于九皋云澤曲曰皋折字曲字皆好鄭箋喻深遠也能括此二義朱子集傳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美也皆因文見道之語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案說文穀楮也本草作構段成式酉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埤雅釋木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案穀亨之穀从禾與穀从木者不同類篇居候切同構與穀穀別績其皮可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而謂之惡木者謬

其林不足供梁木之用也
劉瑾詩傳通釋酒誥曰圻父薄違司馬也詩不斥王而責司馬與北山詩謂大夫不均同意皆詩人之忠厚也案二詩俱本辛甲虞人箴敢告僕人之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章俊卿羣書考索司馬法王有四方

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
以牙璋發之幾兵不出也說堪補入正義
有母之尸饔鄭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
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引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
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士心養不及親彼爲論饔
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
蔡邕琴操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仕
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
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歎案淮南小山招隱

之辭蓋源於此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

母之尸·饔衆韓說祈父之詩與汝墳之卒章同義足以發人愛日之誠心

白駒三章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賁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禰公爾侯邪何爲逸豫無期以反也誠女優游使待時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正義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埤雅釋馬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母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說與箋義相發明

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與毛詩空谷訓大者義異

葛洪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子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蓋喻貧賤不能移之意可謂微辭善諷矣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明當爲盟盟信也案鄭作盟誓意非不可通但改經字未安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新特外昏也鄭箋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聞見戹言特者獨身而來不以禮嫁也嫁女多有媵妾謂之配禮天子以至士庶皆有之但多窮不能耳男不備禮而娶女不備禮而嫁一時倉卒成禮無隨從貫魚之附則特耳今三吳所號補正者也棄舊戀新薄態不謂三百篇時已先見之白虎通嫁娶篇引詩曰不惟舊姻姻謂夫也思作惟訓夫義亦別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

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案與論語引詩成作誠不同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陳際泰五經讀斯干興王居也鴻雁興民居也不先斯干者見宣王勤民之意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瘉瘉病也案猶道爾雅釋言文意取兄弟怡怡與朋友

之切切偲偲不同鄭改爲瘉本角弓交相爲瘉義各有當張子橫渠詩說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朱子取入集傳以爲於文義或未必然義則善矣朱子訓爲猶謀也又引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卽當午地則廟

當巳地也改似爲巳其說甚奇姒訓先姒妻姊亦
自用所注周禮義別無明據
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幠幠覆也案孫
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義仍從
毛不從鄭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釋文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卽
反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案玉篇引韓詩朸木理也
與釋文所引不同勒譌作勤宋本釋文作翻張
揖廣雅釋器翻獵翼也此用韓詩

噦噦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冥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述毛謂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於正長之義未允故據王注爲毛說據此則古本爾雅作冥幼也毛傳本之故箋申之曰冥夜也蓋晝夜則冥窈也作幼者王肅所改崔靈恩集注本毛傳當作窈故音杳此又可證王之改毛矣

文選贈道彥雜詩注引韓詩內傳曰男子生而桑弧

逢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又
白虎通姓名篇亦引之男子作太子弓作弧似是
斯干詩傳
載衣之裼釋文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齊人名小
兒被爲禘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
袁文甕牖閒評詩載弄之瓦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
云此瓦乃是瓬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
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翰案班
昭女誡卑弱篇古者女生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

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則詩為瓦字無疑

列女傳引詩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董逌廣川詩故黑脣為犉則黑眥為牰黑耳為犚亦各以其數也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蔡卞毛詩名物解犬性獨故獨從犬羊性羣故羣從羊又云詩於國之富每言馬於物之微每言魚馬賤者也言賤以致貴魚潛者也言潛以致

著其說俱洽物理

或寢或訛釋文韓詩作譌譌覺也案譌訛一字通柳宗元述舊言懷詩訛火亟生煙注野火也山海經作譌火

埤雅釋獸引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五句云矜矜言羊之數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吪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所謂攻之以制其放

也謂案牧羊之法可通於牧民之政

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者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粹然儒者之語可作官箴其謂節南山詩傷刺爭田之訟

葢古說也

節彼南山毛傳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視也何用不監毛傳監視也引釋文引韓詩云領也案節訓視於古無見意韓詩節字或與毛異文乎

維石巖巖釋文本或作嚴賈昌朝羣經音辨叩部引詩亦作嚴

憂心如惔毛傳惔燔也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𤆎字才廉反小熟也案說文𤆎小爇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𤆎今注疏本載釋文作小熟

舊本釋文訛作小熱

有實其猗毛傳實滿猗長也鄭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鄭改字訓義稍曲正義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均平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均平者以其用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申毛得其旨

說文解字㽜殘薉田也引詩天方薦㽜與毛詩異

漢書律歷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均作鈞引詩無維周之氐句意在重說鈞衡之義故略之也天子是毗釋文引王肅作埤埤厚也隋書律歷志引詩作天子是裨又釋文出卑民云云本又作俾同必爾反注疏本作俾本又作裨案荀子宥坐篇引作卑民不迷與宋本釋文合然則毛詩舊本亦作卑也

維周之氐毛傳氐本也鄭箋氐當作桎鎋之桎正義

毛讀從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汉法
孝經鉤命訣云孝道者萬世之桎轄說文云桎車
轄也則桎是轄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
制國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轄也案鄭非無本
但改經字以就己說終覺未安考爾雅釋天天根
氐也郭璞注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大角者
天王帝坐廷亢主宗廟下繫於氐大臣輔國之象
詩義殆取於此

式夷式已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

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朱子集傳的用傳箋易爲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也視舊爲勝

昊天不傭毛傳傭均也釋文引韓詩作庸庸易也案傭均用爾雅釋言文作庸訓易義迂曲

禮記緇衣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正義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總五句

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

案記皆逸詩是矣下三句與節南山篇文同唯多

一能字以出車篇有喓喓草蟲一節文異者數字

此亦其例歐陽永叔據此詩誰能秉國成以爲句

刪其字抑何固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

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國書有所授命民乃

得安正義引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

況欲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裁禍

心臣子大非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諷喻若乃暴亂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哲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之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所宜言哉爾不譏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案王基所駁亦自當理究之天爲政教詩亦未必有

此意蘇轍潁濱詩經傳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
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
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
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說義瞭亮朱子集傳取之
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當是釋蹙蹙靡所騁句騁與毛傳訓極小異而與
鄭箋雖欲馳騁無所之也義合
覆怨其正毛傳正長鄭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
怨憎其正也案毛以正爲君長鄭以正對邪言集

傳謂怨人之正已蓋就正義而推之

漢書劉向傳條災異云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毛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周六月夏之四月案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夏六月隕霜用周正則合或謂竹書紀年皆用夏正則不合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毛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

鄭箋天使父母生我父母指二親說正義引尙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父母

謂文武之證然不如鄭說之明顯

埤雅釋烏引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狐䔢者也烏合者也故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曰烏集之處初雖相驩後必相囓詩人每引以爲刺者非特譏其爲惡如一亦以刺其初

皆以利合不以道也說義名通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王者爲亂夢夢然釋文引韓詩云惡貌也朱子集傳易爲不明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定所定伺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義引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又引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於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人所以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勤

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集傳易之云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此眞能抉出經心如詩人新脫於口伊誰云憎鄭箋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如集傳所解何煩從改經讀

訊之故老釋文作訙之云本又作訊今注疏本石經
並作訊則作訙者當是陸所據毛本作訊後儒從
正體改作訊也
孔子家語賢君篇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
曰彼不逢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
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
妄也故賢也旣不遇天恐其不終命焉桀殺龍逢
紂殺比干皆是類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
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劉向說苑敬愼篇引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云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局作跼與毛詩異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跼而蹐之用詩語亦作跼後漢書仲長統傳章懷太子注蔡邕傳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跼釋文局本又作跼則毛詩他本亦或作跼矣說文解字趚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趚　又蹐小步也引詩不敢不蹐與今同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謂天蓋高四句下接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蜴作蜥亦與毛詩異

有苑其特宋本菀作苑案苑菀二字古通用白居易

六帖卷八十引詩作菀與今注疏本同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

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禮引詩見禮命煩多使非待賢

之誠意虛文豈能持久是以始勤而終怠也

褒姒烕之左傳昭元年呂氏春秋疑似篇高誘注列

女傳卷七引詩並作滅釋文亦云烕之一本作滅

案毛傳於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云滅之以水也是

从水旁滅生義於烕字云烕滅也言褒姒之烕周如水之滅火者然毛詩確爲二字說文烕滅也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褒姒滅之玩其文義亦當爲烕後人加水爲滅耳唐詩古音考烕與滅義同而字異

又窘陰雨毛傳窘困也鄭箋窘仍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章句窘迫也案迫與困義相近鄭氏訓仍爲異

埤雅釋天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旋之形引詩曰洽

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憂憂隱隱云憂也案爾雅釋訓殷殷憂也釋文出慇慇云樊光於謹反郭隱宋之音是樊與王逸並作隱隱也

說文解字佪小貌引詩佪佪彼有屋與毛詩字異義同

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速速方轂夭夭是椓章懷太

子注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夭是椓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元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椓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毂而行方猶並也案蔡邕書石經用魯詩此作方毂及天夭重文者皆本魯詩释文出方穀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案後漢書引詩同則有字爲後人所加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哀此煢獨𥼶憫煢二字古通用也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爲刺厲王而作諸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决案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皆與毛詩序合十月之交毛傳日月之交會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梁虞劆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劉歆七

經小傳始疑爲夏正之十月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初用劉説謂虞劇諸人傳會後既逦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則竹書紀年所載又實可信也

漢書翼奉傳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又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辰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

於面體病則欠中動於貌此皆本齊詩爲說

正義引詩緯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又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又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

小𨽻大案緯說亦似出於齊詩

漢書劉向傳引詩朔日辛卯日有蝕之食作蝕又引

日月鞠凶四國何告作鞫又引百川沸騰山冢卒崩

六句崒作卒皆與毛詩異

周禮春官馮相氏疏引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

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

內何謂與日同道黃道此是說不用其行義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正義於何不臧乎猶言一何不

善乎案于字古無訓一者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此政字即上文四國無政政字也詩意言此日而食不可知於何而不善乎欲王之自省其政也漢書谷永傳顏師古注引傳詩亦作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天文志引彼月而食四何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所引詩是三家經師之說與上引夏氏日月傳毛傳不同

漢書古今人表愚人下下皇父卿士司徒皮師古曰即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是也太宰家伯膳夫中術師古曰即所謂中允膳夫

也內史掫子（師古曰掫音側流反案即毛詩棸字）趣馬蹶師氏萬（師古曰萬讀曰楀同音九禹反）案班氏世傳齊詩故與毛詩異然序皇父七人在褒姒號石父下則以豔妻爲褒姒而詩爲刺幽王與毛同也谷永傳皆褒姒用國宗周以滅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煽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案永習韓詩師古注引魯詩則以閻妻爲厲王妻魯與韓同正義引中候摘雒貳曰

宜受符厲假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以王
剡爲姓又與閻異而亦以爲厲王妻也鄭先學會
韓詩又注尚書中候故據以易毛傳後漢書左雄
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
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之畏吏如虺蜴也
此又兼幽厲說諸漢人迄無定論矣
集韻上聲九嘆聚羽切擩禡姓也引詩擩維師氏或

毛郇娛館補校

从示通作萬亦與毛異
說文解字㒚𪏭㶝也引詩黺衣㒚方處與毛詩作𢟪
異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常武之皇父冠以太師謂其能
總六師也即大明維師尚父意也十月之皇父係
以卿士謂其不能領六師即節南山尹氏太師意
也
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噫𡗗文意韓詩云意也鄭因
韓之訓意而轉爲噫耳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鄭箋戕殘也釋文王作臧善也
孫毓以鄭爲改字案毛無傳王肅作臧或用三家
本其義視戕爲深詩言皇父見民皆怨已而曰此
事予亦以爲不善無如君命臣共禮在則然矣此
又歸惡於上以自文其過操莽之居心也
不憖遺一老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引
韓詩云閒也案說文憖肯從心也鄭本此而進一
層作解訓閒不知所出
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引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

勞作僶俛與今本異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云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黽勉作密勿囂囂作嗸嗸釋文囂五刀反韓詩作嗸注疏本作嗸嗸劉向本魯詩蓋與韓同王符潛夫論賢難篇引詩讒口敖敖又明忠篇引詩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囂字並作敖與爾雅敖敖傲也合似敖者嗸字之省也

說文解字噂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又僔聚也引詩
僔沓背憎一依毛詩一存異文也
悠悠我里毛傳鄭箋並云里居也釋文里如字本或
作痗後人改也案爾雅釋詁痗病也邢昺疏痗者
小雅十月云悠悠我里痗里音義同玉篇引詩云
悠悠我痗陸所謂後人改也爾雅釋訓儵儵罹禍
毒也釋文儵儵樊本作攸攸引詩云攸攸我里[illegible]
肅拜經日記謂此釋小弁踧踧周道與樊不合
恐非是

[illegible]振館補校

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義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序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朱子集傳引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以爲似有理案毛詩皆有此二句惟極作正不同耳

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引詩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杜預注肄勞也勤作肄與

毛詩字異

姚氏鼐惜抱軒詩說三事大夫有任人準夫牧三事之讀集傳以三公訓之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夫何所誤具有特識

旻天疾威釋文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上有昊天明此亦是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段氏玉裁重訂毛詩訓詁傳從釋文載氏毛鄭詩考正臧氏拜經日記俱從正義

漢書敘傳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注齊韓魯作薰

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論字作熏熏者謂相熏蒸亦漸及之義耳後漢書蔡邕傳下獲熏胥之辜章懷太子注引韓詩熏胥以鋪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牽而病之是其大甚

莫肯用訊釋文訊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又音碎戴氏考正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誤

列女傳引詩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與毛同而訓釋尤簡古

謀猶回遹毛傳回邪遹辟釋文遹音聿韓詩作㰦義同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事回泬而好還李善注引韓詩謀猶回泬薛君曰回邪僻也潘賦作泬則釋文作㰦者傳寫之誤也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潝潝作歙歙釋文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引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案今爾雅本作翕翕

邳　姚振餘補校

民雖靡膴鄭箋膴法也正義鄭訓膴音謨爲法王肅讀爲幠喜吳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小也釋文引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義與王近或哲或謀漢書敘傳用詩語作或悊或謀悊古哲字也鄭箋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朱氏彝尊經義考毛氏經文久而滋誤者可證其非若小旻之如彼泉流今流水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

荀子臣道篇引詩不敢暴虎七句伭作它以爲仁人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

呂氏春秋安死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高誘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而不知不敬

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此所引亦韓詩說

與荀子說詩義同

潰潰詩傳小旻小明小宛小弁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案國語晉語四秦伯賦鳩飛韋昭注小雅小宛之首章也宋庠補音宛詩作菀今注疏本作宛蓋宛詩本名鳩飛經師或稱宛文又作菀以在小雅故

稱小宛小弁亦其例不必定與大雅對舉也

飲酒温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釋文温王如字鄭於運反藴藉也正義藴藉者定本及箋作温字舒瑗云包裹曰藴謂藴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爲藴義

說文解字蟜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蟜蠃負之蛉作蠕蜾作蟜皆古文字

題彼脊令王符潛夫論讚學篇引詩作鶺鴒釋文令本亦作鴒脊不言作鶺者漏此字

韓詩外傳昨日何日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如箴如銘可書座右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釋文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說文解字豻或从犬引詩宜犴宜獄後漢書崔駰傳獄犴塡滿用詩語亦作

犴周禮夏官射人鄭注引詩宜豻宜獄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豻犴俄干切胡地野犬或从犬又二十七刪邱顏切牛姦切並有豻字皆釋爲胡地野犬又去聲二十八翰魚旰切豻犴干引說文云云一說犴野犬犬所以守故謂獄爲豻或作犴亦省又三十諫魚澗切干犴犴胡犬也或从犬亦作犴楊愼升菴集載李西涯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胡侍眞珠船亦載西涯說七曰狴豻好訟獄門所畫獸是

各有引證以爲其說不經辨狴犴云韻會曰犴犬子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字林云犴豻同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豻侯注豻胡犬其守在夸士以能勝四夸之守爲善故射之埤雅云豻善守故獄曰豻

握粟出卜古者卜筮必用糈鑿之米以祀神謂之糈淮南子巫用糈藉史記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揚雄反騷費椒糈以要神是也古字糈䝭同故許氏說文云齎財卜問爲䝭詩握

粟出卜莊子支離疏鼓筴播精皆此義
小弁序刺幽王也太子傅作焉正義太子謂宜咎也
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
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孟子告子上公
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趙岐注小弁
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又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案趙氏之說非無本孔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
作也伯奇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

衣採楟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别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兮知我冤幽終投河而死曹植貪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

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烏尋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後漢書黃瓊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章懷太子注引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卽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望之乃逐伯奇也劉

攷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尹吉甫子王國未詳

翰案王國即尹吉甫之訛諸書傳聞雖異然伯奇見逐於父實有其事以黍離爲伯封作又以小弁爲伯奇作趙氏與曹子建所說皆本韓詩與毛乖別特甚

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師古曰卞音盤案杜欽引關雎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引小卞亦用魯詩此又文字之殊矣又集韻平聲上二十六桓蒲官切盤弁卞云或作弁弁卞通作槃

弁彼鸒斯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正義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埤雅釋鳥引小爾雅云不及哺者謂之雅烏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言鸒斯鳥之不能反哺者似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失其樂今已曾反鸒斯之不如也

鞠爲茂草唐石經注疏本宋板皆作鞫然蔡邕述行賦周道鞠爲茂草約月詩文正作鞫蓋古字通用

也

惄焉如擣釋文擣丁老反本或作𤺄同韓詩作疛除

又反義同案說文疛小腹痛从疒肘省聲惠棟九

經古義疛見呂氏春秋疛與草協猶酒與老協

後漢書桓帝紀詔引詩監寐寤歎疢如疾首章懷太

子注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又劉陶傳見

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

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亦用詩作監寐蓋三

家經異文也楚辭九懷王逸章句引詩假寐永歎

云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與鄭箋合

疢如疾首釋文疢又作疹同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憂思成疢疹無乃兒女仁李善注引毛詩曰心之憂矣疹如疾首則疢又或作疹也

說苑雜言篇引詩菀彼柳斯鳴蜩嚖嚖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嘒作嚖萑作莞文與毛異而說義正與毛同

維足伎伎釋文伎伎本亦作跂跂其宜反白帖卷九十七引詩作維足跂跂紫以足言作跂頁是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瘣也謂傷病也正義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瘿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屬下句獨為與也案某氏爾雅釋文引作樊光舍人以苻婁屬下句釋木瘣木苻婁下句貲詆讀李巡爾雅注苻婁一名瘣木無枝木訓釋分明舍人讀誤說文解字引詩亦作瘣木與爾雅同

何或墐之說文解字作殣唐元度九經字樣引詩亦

作佝或殣之葢本說文

兮之佗矣毛傳佗加也正義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案佗猶彼也指有罪之人兮之佗猶言以我當彼訓加與本字不合

君子無易輶言臧琳經義雜記據周興嗣千字文易輶攸畏耳屬垣牆以爲周氏所見本無有作無易輶言者案周於俊乂密勿與劉向引詩密勿從事韓詩密勿同心同臧氏之說不爲無據

咒郝嫏嬛館補校

曰父母且鄭箋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宋本釋文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歐陽修詩本義且鄭音苟且之且今注疏本釋文作七池反池字誤

劉向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引詩昊天太憮予愼無辜大並作太案太今字大古字也或作泰

韓詩外傳引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引詩曰予愼無辜

諝始既涵毛傳諝數涵容也鄭箋涵同也正義於傳引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於箋云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易故易傳也釋文涵韓詩作減減少也說文解字涵水澤多也引詩僭始既涵作僭與鄭協其意蓋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炎炎若何也雖與毛鄭異而亦有深義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師古引詩秩秩大繇聖人謨之棻釋文莫如字又作漠一本作謨是顔

監所據本

孔子家語辨政篇引詩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私者也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卷四引詩並作匪其止恭釋文共本又作恭蓋指韓詩恭共亦古今字

遇犬獲之鄭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蓋不以鄭箋爲然案遇之爲逢鄭豈不知此解其必

訓爲田犬者義取訖迣之迣故謂犬之馴者也以
迣對猈極切於理釋文迣犬如字也韻作慦非也
盧氏考證韻作慦蓋是鄭義不得以爲非案史記
春申君傳引詩趯趯毚兔遇犬獲之裴駰集解引
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
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又引鄭元曰遇
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似韓說亦以遇犬爲犬名
呂氏春秋重已篇飲食酏醴也高誘注酏讀如詩虵
虵碩言之虵案虵虵亦古今字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記引詩以說甘以壞只從有枝葉見之周世樵云孔甘者盜言也若美味然能動人之嗜如貿者巧言也若好音然能悅人之聽皆小人之工於讒諂也

居河之麋麋古文假借字爾雅釋水郭璞注引詩作湄三家詩皆用今文也

爾雅釋訓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毛傳本之說文解字瘇脛氣足疾引

詩既微且尰瘇與尰古通用也案春秋緯曆潛巴

枉矢照箕士不勇疾流尰此亦衰世沴氣所致詩

之託意微矣

我心易也毛傳易說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案

韓經與於毛作施施善古無此訓當解如弛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正義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

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

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

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如

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
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而
王肅亦云我與女同資長幼之官加壎篪之相和
與鄭同也案世本宋衷注以暴國公蘇成公爲平
王時諸侯又與譙周說不同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
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駁異
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
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釁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猳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禮記曲禮下正義許慎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加牛則四物此以盟用牛牲爲言與許用三物皆不同也

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志義在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引詩爲鬼爲蜮六句詩爲譖人作故止以出言立論

說文解字緀白文貌引詩緀兮斐兮與毛詩萋字異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引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

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案傳引此證避嫌之事即男女以例其餘爾

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哆兮侈兮說文作哆兮鉹兮鉹曲也一曰鬵鼎

緝緝翩翩說文解字咠聶語也引詩咠咠翩翩白帖卷九十三引詩作緝緝偏偏釋文翩翩字又作偏是也韓詩外傳引詩慎爾言矣謂爾不信也作矣

釋元應鼻柰耶律卷三音義引詩倢倢幡幡捷作倢

亦與毛詩不同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

鄭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巳則

將復訕誹女於理亦通但改經字不如毛傳之安

白虎通誅伐篇引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卯謂佞道巳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

而巳此似投畀有北傳文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

蚩尤之凶遷其民之善者於鄒屠之鄉遷惡者於

有北之鄉詩小雅投畀有北指其地也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欲令上天
平其惡也章懷太子注勃能說韓詩此韓義也
釋文出爲作此詩一本云作爲此詩盧氏攷證正義
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
二訓與釋相乘非也今案作爲作詩似非辭足利
本箋作起也爲作也蓋一本必是作而爲詩上作
訓起下爲訓家父作誦吉甫作頌之作於義爲長